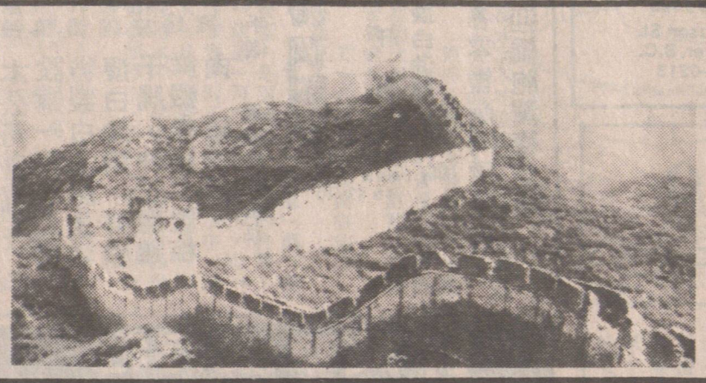
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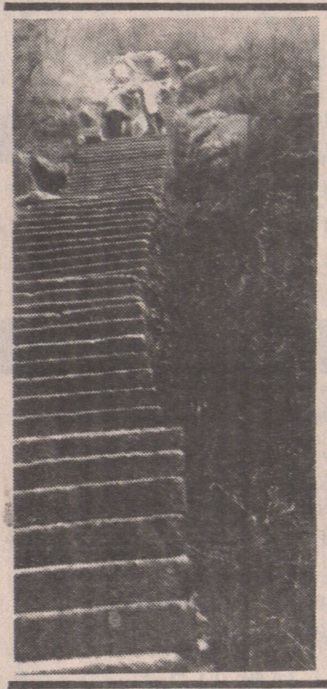
姜强國　詩・攝影

爲愛我怨我、我戀我恨的黃土地而作

……一個聲音在彼岸嘶鳴
……一個幽靈於異域遊蕩
街血的眼睛燃燒日月的火焰
流淚的感情餐風露宿
霧與潮又一次逆却
露出傷痕滿目的思念
思念欲死還活說那昨天
昨天。但却距今甚近
無法告別的土地上，含淚出走
那片黃皮膚魂牽夢繞着什麼！
苦口良藥勸我上路的皆是朋友
遠一走，歸期遙遙無際
我知道，由此失去親愛的家
盡管鑰匙就在手中
何奈無門可開。門在夢中……
行尸走肉於陷生的國度
我如若集聾啞盲於一身的傷殘者
卑來人往中我絕望於無路可行
——迷途的羔羊啊！
外國的上帝叫着我的名字
我所有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頻頻回首，並且養成習慣
當我撫摸脖腔時
發現有一道深重的傷口
不明形狀，亦不知何時所創
至此一病難書
其國醫生說是絕症，途近黃泉
但我依然活着
活得沉重，其苦難言
只是剛才瞬間的靈犀
終於看清那創口原是一道
多年四我壓我的古老長城
我說着異國人聽不懂的話
神經一次次被北美的陽光灼烤
我被迫學舌讀那 *ABCD*
痛苦一言難盡
第一個早詞是 *Mother Land*
我反復咀嚼這媽媽與土地所組合的含義
神聖的光芒照耀着心房
祖國和母親從來就是血肉相連
當我念着祖國時，我已是棄兒
思念驅使我走進中國領事館
緊握着同志們的雙手直想流淚
親人們並不熱情
也許他們見多識廣
不再有如我的幼稚，愛動感情
領事的冷靜可能是一種風度
辭別時狂然看見久違的五星紅旗
緩慢而沉重地飄着晃着委屈如我
那一夜，我失眠於靜謐之中
枕着可感的萬千思緒
兩眼不禁淚流
一行是我長江的漢水
補丁重疊的蓬帆載我夢遊神州
一行是我黃河的濁浪
纖夫的號子聲聲令我驚心動魄
一個名叫張强的女孩子歌手
一曲《同一祖先》感動了許多遊子
僅僅是她的歌喉動人嗎！
流浪者十分感激她的真情
認定她的歌聲可溶心中的冰雪
這溫暖幾近家書的親切
遊子們似乎想入非非
有人提議爲祖國敬酒
竟有很多人無力舉杯
他們很是誠實，不願有絲毫虛假
同一祖先的子孫
我們的愛已蕩然無存了嗎！
那片既遠又近的土地
遠在彼岸却近似眼前的土地
那片彼羿射日女媧補天的土地
那片反彈琵琶幻想飛天的土地
那片金舞銀飾鮫綾輝煌的土地
那片一滴公主淚、妃子淚千年不干的土地
那片孔夫子周游列國而創說儒學的土地
那片李杜行吟出血的土地
那片屈子摯愛至投江的土地
那片唱長恨歌出名自居易的土地
那片龍騰於皇宮金柱的土地
那片鳳舞於御園宮燈的土地
那片膈着無數世紀還見秦俑雄陣的土地
那片古學採砷肝腸的土地
那片古色古香却令人窒息的土地
那片男人一半女人一半的土地
那片習慣戴孝並且下跪叩首的土地
那片說書藝人一輩子講不完故事的土地
那片杜鵑啼血染紅一川杜鵑花的土地
那片三寸金蓮裹着榮辱興衰的土地
那片處處斷橋傳說泣鬼神的土地
那片湘妃竹瘦山水秀的土地
那片大滾淘沙幾千年一切依舊如故的土地
那片大江東去壯存千古風景的土地
那片總在祝福却禍災頻生的土地
那片四大皆空思索坦蕩的土地
那片香火旺盛光陰難熬的土地
那片民風純朴如野草野花的土地
那片人情薄如紙關係密如網的土地
那片騾馱一樣忍饑耐渴的土地
那片老老實實不言不語的土地
那片萬歲君王陪葬羊壁河山的土地
那片憂鬱的田園憤怒的勞作者的土地
那片低頭犯愁抬頭佯笑的土地
那片怕信人而求神的土地
那片爲偶像苦行受難五體皮膚的土地
那片朝聖者一步一磕頭頭的土地
那片哭起來峽谷河舍都漲滿淚水的土地
那片笑時候高原平原都開遍花朵的土地
那片罵罵踏出血染火燒牧歌的土地
那片扯嗓就嚷信天游的土地
那片碑石林立城牆林立朝代林立的土地
那片慘遭異族蹂躪而咬牙不屈的土地
那片倒了唐宋站起明清的土地
那片民國出逃共和國奠基的土地
那片匿乏住房却廟宇高聳的土地
那片英雄勇士總在中彈飲血的土地
那片歲歲年年歷史黃又返青的土地
那片荒唐的陶罐於破碎中醒悟的土地
那片迷信的壁畫在剝蝕裏痛心的土地
那片猛喝酒狠抽煙畫夜麻將牌的土地
那片泛濫愚昧與瘋狂的土地
那片黑暗與光明殊死搏鬥的土地
那片保守與改革迷霧難辨的土地
那片古老傳統與現代文明共振的土地
那片傷痕累累却不許說疼的土地
那片落後挨打仍硬充强者的土地
那片喜憂參半、愛恨交織的土地
那片造龍傳龍夢龍哭龍咒龍的土地
那片黃天黃水黃風黃草黃人黃狗的土地
那片變成我們皮膚的土地啊！
那片化作中國軀體的土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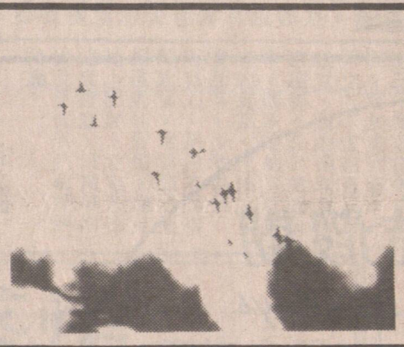


英雄都已長眠不醒
他們走了，一去不返
敗類們仍然興風作浪
專戮生者的傷口，苦難的靈魂
還說疼痛使人深刻
高官厚祿處不乏大聲附和者
今你走於光明之地
愈感沒有安全
並無凶手血腥的匕首
神經時常緊繃欲斷
受害者一再遇亡
害人者身後冤魂環了一大群
哭聲總也不能喚醒良知
出征未捷身先死者，横尸神州
只裝點了秋後收獲者榮耀的王冠
旗走的人先徒找到歸宿
不再慘遭冷言惡語的中傷
可歌可泣的仍是悲劇的壯舉
時而有人站起，却沒有走出自己的位置
當很多人終於喊出血色的真理時
彈着點却是真理本身
應聲而倒的是我們苦思苦鬥的理想
良知一再遭到屠殺，血證觸目驚心



人人都被謠言中傷
人人仍用謠言害人
人的尊嚴是一紙空文
法律好比一個玩哭
自由是一個傷筋動骨的名詞
民主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符號
人人都是驚弓之鳥
人人都是老練的射手
人人都很清楚
人人都很糊塗
官僚的昏庸令你憎恨
國民的劣根同樣可惡
世界最能吃苦的人在這裏
世界最善良的人在這裏
世界最糟糕的人在這裏
世界最令人失望的人在這裏
隔洋遙望長城
竟看見烽火正起
伏岸遠聽黃河
竟聽到船夫怒聲
東方牽動我的神經
叫我日夜失去平衡
我担憂我的父母雙親
吃苦一生受累一世的人
半個世紀的風吹雨打
善良的心仍似碧水的清純
他們累了，只好拋錨休息
岸不願接納他們
說是又老又舊的船太多
後來給了他們幾枚勳章
說是金錢也不能換取的榮譽
仔細看上面也長滿了斑斑銅銹
父親，兒子呼你，叫你
想聽你一聲回答
母親，兒子想你，念你
想看你一個笑容
懇求你們別再揉心兒女
生身養育之恩情重如山
不孝之子回報無力
歷史能說明什麼
不能說最終的一切都要滅亡
距離能判斷什麼
不可講一走了之，人走茶涼
反思是爲了紀念哭難
痛苦可以反襯歡樂
當我一再回首彼岸的十一億人時
驀然發現，在這人滿爲患的現實
最難莫過做好一個人
大寫的人是這世界的上帝！
西方，金錢辯笑的世界
人的本身也常常是一種商品

感情可以討價還價
肉體也在公開拍賣
那些青春少女的隆胸丘臀
盡滿金錢的圖案
一個聲音在晴空迴蕩
上帝！阿門！
仔細聽時
却聽見鏡帶的碰撞聲
有鏡象征着高尚
沒鏡意味着低賤
這是西方公認的文明
這是上帝知道的悲哀
一位當地的記者苦笑着對我說
金錢領導着時代的潮流，人跟鏡走
也同樣每天懲罰着衆生，鏡逼人愁
一個出洋返國的詩人告訴我
中國沒有希望
西方同樣不可救藥



開拓前途的人
突然發現無路可尋
尋找短見的人
竟然無法告別這深淵絕徑
一位頗有成就的科學家被迫出走
他說，他真的不願背井離鄉
來這個既自由又自縛的地方
走在異國的街道，滿街霓虹燈在笑
心裏却在哭，往事不堪回想
在家無門，出國仍無路
他欲哭無淚步入夕陽的愷悌中
我却不覺淚流滿面
一個詩人走了，唱着土地的戀歌
一群工程師走了，很心疼
廢棄了即將成爲現實的藍圖
一個又一個電影明星走了
告別黃金年華和最衆多的觀衆
一位又一位作曲家走了
扔下了無數哭泣的音符
一批又一批體壇健將走了
忍痛拋棄了冠軍的榮耀
一代精英都在走，拼命走，疾速走
滿腔熱血不再沸騰
一走如黃鶴杳無音信
陽光依舊燦爛照着來路
他們感到很冷
祖國，在你面前，我必須誠實
我愛你，愛你大河上下
一片純朴的大地與民俗
我恨你，恨你五千年的歲月
只寫了一部四禁的二十四史
這種永久的矛盾的世界觀
是我們輝煌的災難，燦爛的不幸
一個皇帝死了，陰魂不散
一代君主再生，仍步後塵
世世代代的循環重複
好比舊瓶裝新酒

太多的寓言使人分不清真假
太多的曼傷流傳的樂曲無不呻吟
太多的回憶背後總有狼群哀嚎
太多的冰雪春天亦驚慌失措
就是沒有自己，沒有自己的尊嚴
沒有自己也就沒有別人
最後就是沒有人的存在價值
一部《河殤》引起大驚小怪
一句話使許多人墜入深淵
一個聲音使廣袤的大地顫抖
一個人站於千萬人的頭頂
衆生還得說在上的萬歲，萬萬歲
言不由衷是大風暴的前奏
脅迫衆人說假話說瞎話
崩潰即將發生，朝廷就要完蛋
四處都埋伏着陰謀陽謀時
很難說什麼地方最安全
很難說誰先會中箭落馬
薩達特倒在他檢閱三軍最榮耀的時刻
偉人也難逃恐怖的命運
甘地夫人中彈了，她已說不出話
殺手竟出自貼身的護兵
哈克總統魂歸西天
留在雲層裏的遺囑無人知曉
强大的不僅僅是幅員的遼闊
火箭導彈的威懾決不是力量的象征
當林肯堅起超智慧的民主旗幟
使年輕的美利堅以後的歲月光芒萬丈
中國曾有著名的遠征經歷
雪山草地的故事已使世界驚訝
長途跋涉……那是人類
所不能活過來的絕境死路
千萬兒女的鮮血凝固了
風乾後成爲一條乾涸的河
這是對手也不得不承認的壯舉
整個世界向中國行注目禮
我們是能够戰勝包括死亡在內的民族
意志的史詩，人的史詩太多太多
那時，我們足以驕傲的是
我們擁有人間戰無不勝的精神
總在沉睡，會越睡越困
一經醒悟，目光將銳利無比
破舊立新！這驚濤裂岸的雷電
射出一座沉寂的房子
那個人長眠了，他的遺願至此無言
生前的不徹底死後頻遭非議
氣勢磅礴的詩篇至今回音撞耳
那一筆狂草勁書
沒有寫完他的理想
理想一經擱淺災難無窮無盡
皇帝有過的腐敗一再沉渣泛起
百姓只知昏庸却無言論評
自說理智的紛紛注目西方
西方此時正在衰老
更年期使它昏昏欲睡
西流的東水潤綠彼岸的草坪
一粒粒泥沙的刺激，異國並不舒服
蚌殼最終却閃出珍珠的歡呼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國人
這不能不使炎黃子孫引以爲榮
也不能不說這是一種苦難的象徵
遠望長城一片迷茫
近聽黃河一川哭聲
當年毛澤東的歷史局限
使一代人的熱血付之東流

光陰流逝，而今一切如故
中國的航船仍由一人掌舵，一手導航
困惑的大衆能不怒潮再起
大動盪，大災難的前奏如哭聲迴旋
一片扭曲的影子在徘徊
東方的智慧已無火花可閃！
音樂在步行，音符感到很累
盲目的旋律找不到飛揚的主題
世界顯示出罕調的灰
山殤。海殤。國殤。民殤。心殤……
大興安嶺之火燒毀的不盡是一片森林
今日落成新城之上的不銹鋼球
說的是那「永不生銹」的悔恨嗎？
沒有比火更聖潔的東西了
黑色的煙塵悠悠然飄起
中國的靈魂難道沒被燒疼灼醒！
火舌跳躍着放肆的節奏
舌噬着熟悉的笑容，母親的風景
我們藉以溫心的植被，綠的詩
火焰辯笑着囂張的聲浪
哭嗎！所有黃皮膚的中國人
我們已經沒有眼淚
愧對先祖後人！愧對大好河山！
縱火的罪人並不伏罪
在無數麻木無神的眼瞳裏
我一再看見殘存的森林
仍然滑伏可怕的火種
我知道，災難在所難免
並且會不斷燒毀關于理想綠色的家園
我很可悲（也許別人也同我一樣）
只敢斗膽幾行歪詩
罵遇世的皇帝與不指名道姓的小人
或者使點小聰明
含沙射影，指桑罵槐
保持沉默嗎！這是高貴的氣質
死亡的空間飄蕩着光陰的炮火
上帝，水與火中我們活着
沉痛的人間，苦苦留戀的人間
中國你不可折毀的城廓
囚禁着我們的自身，寸步難移
無數張臉被撕破，合成一張臉
公式化地繁衍着酷似昨天的未來
我們無法赤裸着思想走進日月
咒語紛紛閃耀猶似鬼火
幽靈舞蹈宛若鴉翅亂閃
我的目光爲燭火所蝕
思念崩潰，視線無路可尋
當藍眼睛的波光篤視着我們
一盤散沙的我們，臉不紅嗎！
中國，當你仍在大量生產謠言時
西方的流水線正由電腦程控
高效率地創造着嶄新的價值觀念
這是巨大差距的思維
智慧的貶值，思考的扭曲
中國，你的貧窮是必然的
人，你失去尊嚴是必然的
哭一聲炎黃，哭一聲神州
你真不該留下我們這一群子孫
自己吃苦，末了還讓土地遭罪
母親即使流淚但從不說疼于何處
在異域多雨的季節
我努力回憶故國晴朗的日子
太陽已經破碎，破成無數碎片
我長久撫摸着地球儀
世界此刻在我手中
那雄鷄引腥狀的一塊上
早晨尚未來臨，黎明前的夜很黑
摸着，摸着，觸手可感的惡懼中
我竟撲出一方巨大的印章
上面刻滿歷代君主的名字
我還聽見許多方言與折子戲
丑角的聲音最爲響亮
黑臉包公的道白充油腔滑調
京劇已面臨改革！
不只是爲了現實的需要
人們一再反思歷史
反思真是難受，不覺使人衰老
歷史走過的地方
常常踩得人心流血
許多朝代的沒落都是一個過程
再提那些往事
不僅僅是爲了記住
思念太長太久時思念被淡化了
思念太深太重時思念被累死了
祖國，無論浪達天涯海角
我的眼睛總離不開你的版圖
我是你血緣裏永生蠕動的細胞
我是你大地上永遠不死的一棵樹
我渴望在疲倦中
能倚你的肩膀小憩片刻
分分秒秒的溫暖够我長久回憶
我祈求在孤獨時
能向你不設防地傾訴衷腸
宇宇句句的慰藉使我充滿信心
所有的感情不再四海流浪
所有的遊子不再爲思念所苦所傷所痛所恨
我們的笑聲將蕩漾歡樂的中國
我們將真正擁有一個自己的家

1988年12月於 VANCOUVER

關於「思念」的幾句話

姜强國

所有關心中國大陸目前事態的朋友們，過去頻繁的災難已使我們飽經沧桑，現在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實更使我們欲哭無淚。沒有一個民族承受過如同中華民族如此慘重而頻繁的苦難了！

拳獻讀者的這首抒情長詩，早在數月前就已完成，幾經修改，本想在中國大陸發表，藉以傾訴海外遊子身處異國他鄉愛恨參半、極爲複雜的思鄉感情，愛是真摯的，恨是誠實的，愛那片黃土地愛到魂牽夢繞，恨那些落後現狀恨至夜不能寐。愛出自于對過去苦難沉痛的恨，恨爆發于對未來希望深重的愛。我的思念包括了對祖國最美好的祝願和對現實所必須的批評。這是感情、良知、智慧和理想的驅使，我必須說，盡管會給我帶來麻煩。

常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有異國人探詢我是否日本人，憤慨之餘我只能大聲回答：我是中國人！每每遇此，我真的很想流淚，爲我的祖國，也爲我自己！這種現象儘儘是因爲中國的貧窮嗎！相信所有的海外僑胞都有這樣一個願望：當我們走在異國的土地上，我們可以因爲我們是中國人而感到無比的自豪（這決不是狹隘的民族意識）而不是象現在一提起 CHINA 就是那個古老的、貧窮的、落後的、愚昧的形象！我們不得不痛恨這個事實。

炎黃子孫都有一顆愛國心。

華人是以勤勞著稱于世界的。勞動之餘，在很多次的聚會中，來自港、台和其他國家地區的中國人，談及祖國無不情難自制，我們爲她祝福，爲她繁榮强盛而高舉酒杯。我們就是這一群飲中國茶、吃中國飯、喝中國酒，談中國事的中國人，永永遠遠的中國人！海外遊子，誰不愛國！誰不思鄉！

有人的地方便有中國人，有中國人地方便有謠言。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民族這個可悲而又致命的弱點。流言飛語使我們對中國目前事態真假難辯，不能有一個准確的判斷。這種不幸如同癌變，是永久的不治之症。相信很多中國人都曾飽嘗謠言之苦，然而最大的悲哀在于很多深受惡語中傷者，却仍在製造或者傳播謠言。所以，我們缺乏一種凝聚力，恰如西方人所說：一盤散沙。

現在事態，無疑是一場新的災難，無論對于人民還是國家。本已是傷痕累累的神州大地又增添了新的創傷，愛國同胞無不痛心疾首。這一切必將成爲歷史！十年改革的努力付之東流，我們悲哀，幾代人艱苦的奮鬥燃爲灰燼，我們痛心！無數次災難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需要民主，中國必須法治，我們的一切悲哀所在，就在于沒有真正民主的法治（西方百年來所創造的財富源于一部科學的法典）。一人導航，一人掌舵，一人說了算的時代必須結束，中國有中國特殊而複雜的國情，也許不能全盤照搬西方模式，但是西方成功的民主旗幟，爲什麼不可以在中國大地飄揚！

做爲一個詩人，我知道我的聲音是蒼白無力的，但是，我願意和千千萬萬的人民一起呼籲，並且奮鬥，爲一個嶄新的中國出現于世界，爲我們中國人能够挺胸昂首于世界！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